《十日谈》的宗教观体现

——与《一千零一夜》比较

2012213570 吴璐

摘要:《一千零一夜》与《十日谈》虽然分别为东西两个国家的文学名著,且诞生的时间相距几百年,但二者在题材、结构、内容甚至某些思想观念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因此,本文以《十日谈》为根据,将其与《一千零一夜》的宗教观作对比,突出其不同点。

关键词: 《一千零一夜》; 《十日谈》; 宗教观

《一千零一夜》产生于伊斯兰教盛行的时代,因此全书都带有浓重的伊斯兰色彩。《十日谈》成书于基督教统治一切的欧洲中世纪末期,因此,全书也打上了宗教的烙印。然而,二者所反映出的宗教观念却截然不同。

前者对真主安拉充满虔诚,后者对基督教会却充满嘲笑。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故事多形成于 7-8 世纪,这段时间正是伊斯兰教形成和发展壮大的上升时期。 阿拉伯统治者采取多种措施鼓吹伊斯兰教,以维护他的政权。信奉伊斯兰教,能够免交人头税;不信者则会受到经济、政治等方面的打压。久而久之,信仰阿拉就成了人们心中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成书此时的《一千零一夜》也就充满了对真主阿拉的虔诚。

而《十日谈》则成书于基督教没落的时期。十四世纪中叶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的绝对统治之中,整个大陆一片黑暗,僧侣和贵族相互勾结,利用宗教蒙蔽群众。他们宣扬禁欲主义,背地里干的却是男盗女娼的勾当。随着地理大发现,自然科学的兴起,资本主义萌芽和人文主义复兴,人们开始将矛头直指封建主义,因此,《十日谈》更为深刻地揭露了欧洲中世纪的腐败和黑暗。本文主要阐述了《十日谈》对封建宗教的具体几点表现。

第一,总结性提出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黑暗与腐败。第一天的第二个故事讲了一个犹太商人亚伯拉罕的故事,好友杨诺劝他抛弃犹太教,改信基督教。他于是到了罗马,要亲自看一看基督教是否比其他宗教好。他暗中访察教皇、红衣主教、大主教及教廷中其他主教的生活作风,发现"那儿的修士没有一个谈得上圣洁、虔诚,德行可以做模范。相反,他们只知道奸淫、贪欲、吃喝,可以说是无恶不作,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。"罗马哪里是什么"神圣的京城",而是藏污纳垢之所。讽刺的是,他认为一个宗教腐败到如此地步还可以不倒,说明真的有上帝眷顾,便毅然决定改信基督教。

第二,揭露教会是愚弄人民的骗局。基督教义一向宣传善恶报应,却让歹徒 升天成为圣人(第一天第一个故事),无耻的教士用焦炭当作圣物来蒙骗人民, 赚取钱财(第六天第十个故事)……宗教迷信是可耻的骗局,更是可笑的闹剧。 第三,将神学批判引向政治批判,呼吁思想自由的权利。难能可贵的是,《十 日谈》竟然还提出了宗教平等的观点。第一天第三个故事是《三个戒指》,很久以前,苏丹王想要敲诈一个犹太臣民的财产,便设下圈套问他"犹太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这三者之中,到底哪一个才是正宗呢?"犹太人知道是全套,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,反而讲了"三个戒指"的故事。有一个富翁家族,传家宝是一个戒指,哪个后人得到这个戒指,便能继承家产.但是到了某个家长手里时,他为难了,因为他同样地爱着他的三个儿子。他不能决定将戒指传给谁,便命人打造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戒指,后来,三个儿子都认为自己是家产的继承人,最终也没能找出谁是真正的继承人。"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也跟这情形一样。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,大家都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,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,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、真正的戒律。这问题之难以解决,就像是那三个戒指一样叫人无从下判断。"没有正宗,就不存在思想异端,思想统治、政治迫害就失去了神学上的根据。

第四,揭露教会男盗女娼,打击教会禁欲主义的虚伪性和反人性。在第九天第二个故事里讲到,一天夜里,一个修女通奸被发现,其他人叫醒了女教士来处理犯错的修女。女教士一直用教义来教训犯错的修女,而当修女最后抬起头时,看到女教士头上戴的不是帽子,而是男人的内裤。原来在女教士被叫出来之前,她也正在跟一个男教士通奸呢!表面上宣扬着禁锢人欲,背地里却做着男盗女娼之事。另一方面表现了人性是天性,禁锢人欲本就是不合理,也是禁锢不了的,它总是要追求解放。

而在《一千零一夜》中,真主阿拉是人们的精神寄托,人们在遭遇困难、面临死亡时,总是呼唤着他。人们遵从他,从没想过推翻他。对阿拉的虔诚,从头到尾贯穿于书中。不仅产生在阿拉伯社会中的故事如此,就是那些古老的印度、波斯故事也无不带上伊斯兰色彩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郅溥浩.神话与现实———《一千零一夜论》论[M]. 北京:燕山出 版社, 2000.
- [2]张椿年,从信仰到理性———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[M].杭州:浙江 人民出版社, 1993
- [3] 裔昭印.世界文化史[M].上海:华东师大出版社, 2002.
- [4] 艾哈迈德· 爱敏.纳忠译.阿拉伯—伊斯兰文化史[M].商务印书馆, 1982.
- [5] 讷训译.一千零一夜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5. [6] 钱鸿嘉译.十日谈[
- M].北京:译林出版社, 2001.